

张承志

著

一册山河

作家出版社

张承志

著

一册山河



992164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册山河/张承志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1. 1
ISBN 7-5063-2016-9

I. 一…… II. 张…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9445 号

一册山河

作者: 张承志

题字摄影: 张承志

责任编辑: 潘 静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40 千

印张: 7.75

插页: 3

印数: 001-8000

版次: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016-9/I·2000

定价: 14.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水路越梅关	1
檀木镇纸	12
东本愿寺	15
与草枯荣	18
高贵的精神	31
一页的翻过	39
双联璧	45
从大坂到鱼儿沟	54
嵌在门框里的耀眼绿色	61
波斯的礼物	63
二十八年的额吉	81
粗饮茶	96

师傅窑	108
叶密里的小姑娘	113
长笛如诉	121
树梢上的心	132
祝福北庄	137
人道和文化的参照	147
音乐履历	159
一册山河	196
编后记	212

水路越梅关

一

南方如外国。对于我这样惯住北方粗野之邦的人，南方是文明的，媚人的，经济发达的地方，也是溽湿的，齷齪的，语言不通的地方。对那片土地，了解的难度大于异族异语的边疆，所以和它缘分浅淡，而且愈来愈漂移不定。

本来就快要忘了它，就要觉得两不相干了——但是在心底的哪里，又常有许多夺目的形象浮起。确实，几乎所有纠缠着我们的思绪、使一代情感为之所系的人物，都是南方出身。随便一数，比如楚地的谭嗣同陈天华，吴越则秋瑾鲁迅，他们高贵的气质，与我们日常惯见的那么不同。

我喜欢在前赴南方之前，先临阵磨枪地读书。那里是文献之邦，总要知道一二基本。先读个印象，以后再对着风景，一句句体会——这是真正的奢侈；吸着清新的风，对着青黛的山，读着的都是古典的华章。

这是我摸索出来的养身之道，望着如此下流的世相，

你只能古文当中药，审美以养心，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而且一旦开卷，一字一声妙响，一句一段音乐，顿时，心情为之一振，人也不觉独自笑了。

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

真的，一读这样的句子，我就有出了国的感觉。

我的南国行，如约束过一般，先去屈子故国。那一年汨罗江上雨水满溢。我满心朝圣的心情，与一位塑过屈原祠浮雕的湖南画家结伴，抵达了汨罗的楚塘。趁着人在当地，古代风景就在视野，我们一字字讨论，一点点体会，如完成一项宗教仪礼一样，把《离骚》和《怀沙》读了一遍。

再一年去绍兴。真让人兴奋，果然山阴路上，目不暇接。于是渐渐成瘾，总把南国的短旅当做休息和留学。又一年登庐山，探寻到陶渊明故里的最远一角，对着南山，确认东篱，把一条归去来路穷追不舍——到处的朦胧雨幕，满眼的墨染山影，风景在冷雨中移动着，濡湿了人的肌肤和感受。

古代太洁雅，今日过恶俗，彻底的相悖使人难忍。一次次地，我愈来愈觉得，南国一词，美丽而隔膜。

二

留意地理上的梅关道，还是在海南岛。那一回，我一门心思企图弄懂远航而来的穆斯林的事，想搞清他们登陆中

国前后的停泊地和聚居地，想看出个门道格局来。于是时间都耗费在那件调查上，只在偶尔时想过——上岸以后，接着，古代的旅人该怎么走？

地图上，从广州港向北，面对着茫茫中国一共有两条路：或者出韶关进入湖南，或者出梅关进入江西的赣江流域。噢，原来这儿是第一道关卡，我那时曾经暗想。在地图上，一道棕黄的山脉分开了赣粤两片绿色平原。在那条棕色的正中有一个地名：梅关。

今年此时，我已经从江西一侧，登上了大庾的梅岭。听说这儿已是汉朝的边境，前方不远就是梅关。南国冬季，天气湿冷，一阵阵的风裹雨雾，皮鞋里浸透了雨水，脚趾头冰冷。

但是视野雄壮；铅绿的山峦影幢变移，向南方的广东倾斜而去。凝望着，不由得胸中忐忑不已。当人看见了大地的倾向，那感觉不可思议。何况脚踏着的，是宋代的黑卵石路。它约有二牛之宽，正是古路：两辆牛车可以交错。黑卵石嵌入绿草，一如扎了根般牢固。太棒了，我暗中自语。

朦胧望见一座关楼。走近时，心里又不禁喝彩，这关虽小巧，但有滋有味。因为水气雨幕的遮隔，砖上绿苔，石缝长松，加上关门筑在沟底，仿佛劈开了石峡一般。打量着走到了跟前，敞开的门洞，盛着一孔明亮。梅岭北麓已经走完，门洞那边，就是南粤广东、古时的化外之地了。

一行人踩着水潦，啪啪溅着水，跳过淋漓黑亮的石路，赶快出关，先把一只脚迈到广东。然后回头欣赏。关楼门洞的两侧，左右有一副对子。书法老实规矩，造句平淡朴实：

梅止行人渴

关防暴客来

听本地人讲，近年粤赣官员为了招延游客，常为这副对联争吵。广东人要求刮了暗指南人的暴客一词，江西人却说历史文物怎能擅动。

而我却偏爱这副小对。名胜对联，最容易的是诳言浪语，大多都是显弄聪明，很少能如这一联，十个字，却画出一种远僻关津的气氛。即便暴客也不具规模；顶多是小商通道，旅人驳杂，或为牛车堵塞而口角，或因不通语言而动手。写得好！多有趣！我连连赞叹。

一两年来，我时不时地琢磨这座梅关。进入盛唐的穆斯林蕃客分为两支，一股沿海向泉州继续航行（后来顺大运河北上）；一股在广州港弃船上岸，决心进入大陆寻找生计，而梅关，是他们遇见的第一个关口。

那是太平盛世，对外来者没有那么紧张。歧视更与大国风度不符，所以穆斯林可以安心进入这块大陆，寻寻觅觅，且商且行，直到找到一个便利之地，以客籍做主人，认他乡为故乡。

小小梅关素砖浆缝，骑坐在山谷之底的黑石路上，并不险要。三几守关小卒，大约只留心山火而已。唐宋之际，常有青目虬髯的蕃客北上进关，他们习惯了过关一次，就吃一掬梅子。

三

从梅关下来，一面走，一面想着南海来的蕃客，所以见

路边一些石碑时，并未在意。无非是些历代吟咏罢了，随意想着浏览，忽然发现文天祥名字。他是在南海的最后一战中被俘的——莫非文天祥押赴大都，走的就是这条路？

停住脚，从飞舞的笔迹里字字辨认，读了这首《南安军》。

梅花南北路，风雨湿征衣。

出岭谁同出，归乡如不归。……

我心中一动。出与归，两个字用得惊人。出岭谁同出？押解囚车的，当然都是河北壮汉胡服骑兵。“归乡如不归”一句是请教了人才明白的：文天祥恰是江西人，家乡就在前方押送途中。

后来读了张玉奇的《文山诗选注》，补习了一点文天祥的课。烈士若有所思，伴随的景色也壮阔。先是宋元南海决战，“腥浪拍心碎”，“人死乱如麻”。宋朝覆灭了，失败已是铁铸的现实。

一二七八年十二月底，文天祥被俘。次年（1279）正月初二，元军拘禁文天祥于舟中，正月十二过零丁洋，千古绝唱《过零丁洋》诞生。更撼人的对仗，更加使古代骄傲的句子出现了。

文天祥律诗中的对仗，于朴实中暗夺天工。后世评价不足，我想是因为后人心中，缺乏一种双足泥巴的地理体验。比如童叟熟知的“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谁知惶恐滩也确有其处，它就在这赣江之上，与零丁洋都是诗人亲身经历。辞藻已是前定天成，绝唱还要两遍检验——

我不住地想，当文天祥从零丁洋漂流而来，国已然不存，人更是囚徒，惟有一篇诗稿两句对仗，更兼他闭紧囚船篷窗，举意绝食，在激烈的江水喧嚣中，再次过吉水惶恐滩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对仗之工，会发生怎样的感慨呢？

文人所以不足为训，是因为他们年年扮演雅致，到头来一生无佳句。而文天祥等则正相反，一旦美文流出笔端，反而难以感叹。这样的从文体验，不是轻薄者能想象的。

后来的所有诗作都说明，国破身囚的文天祥自被俘起，就动念舍身取义，并一天天等着它的实现。

至三月十三日，他在囚船里，浮海七十多天。翌十四日，灭宋大将张洪范设宴，席间，对求殉亡国的文天祥提出质问。文天祥以“烈士死如归”“商亡正采薇”为答，张洪范为之动容。四月十一日，使臣传达上谕，要把文天祥万里长途，押送大都。文天祥于四月二十二日被押出广州，北向梅关而来。

五月四日，文天祥一行从广东南雄出发，开始攀越梅岭。“风雨羊肠道，飘零万死身。牛儿朝共载，木客夜为邻”——那时梅关道上，人传说有木客鬼（山精）出没，走停约二十天，至二十五日抵达南安军，也就是我路过的大庾县。

文天祥出广州后，抵达梅岭南麓前，有一句“倦来聊歇马，随分此青山”。以这一句猜，在南粤他们没有用珠江水船。大概是押官担心逆水上行船比车慢吧，在越梅岭之前，文天祥用的是车马。

梅关一过，囚车换船，顺流即将经过故里。句子一行行沉重，“江水为笼海做樊”。“遗老犹应愧蜂蚁，故交久已化豺狼”。“中原寒气深，风土非所宜”。“长江还有险，中国自

无人”……读着不禁缄默，无形间感到了一股压力。

诗句不过挑选的汉语，只因一种和声，显出韵味力量。这和声里，有作者的行为人格，有时代的剧烈震荡。它们掷地有声，化为伴奏，使诗句鲜明凸现。对仗也不是奇巧取胜，凭着行间隐在的诠释而成立。在赣江上，我突兀地担心起自己的笔墨，怕自己也有过下流的轻薄。一连几天，我自问自答，仿佛做开了一篇诗人论。

从孩童时代，我就喜欢遐想：在中国古代那么多诗人里，究竟谁最棒？

后来丢弃了儿童思维，但并没有完全放弃这个问题。我惯于背上行装，出发数千里之外，去找发生过历史震荡的大风景。我喜欢在原地——细细品味，试着复原当时的感受，包括诗的含意。

文诗的贵重，大约主要在素朴与正气。有人会说，他自由不及某甲，华丽不及某乙。但我想，哪怕让甲乙再活几遍，也不过衣食自娱，做不出凛然行为。甲乙之道，不过以肤浅行世……沿着古道行走，确实容易想入非非。一人翻阅着各种资料，我走火入魔了，离开梅关道好久以后，我还纠缠在一堆章句里，品评着谁更好、谁最工、谁可以当住经久的、多面的质疑。

只是张洪范的问题依然刺耳：为一个腐败的亡国，值得吗？

四

令我称奇不已的不仅于此。文天祥的一卷断肠诗，居

然还勾勒了一条十三世纪的古道路！南海的战俘被押北上，他借诗排遣心事。没料到，他是在细致记载着一份南北交通的资料。

惟恐有人劫夺，越过梅岭之后，押解官决定以囚船为樊笼，于是文天祥走下了大庾的南浦码头。这一座津渡，至今仍然是黑石青苔，好像唐宋之交的砌筑古式。（江南的唐宋考古类型，我并不熟悉。但是若比较赣州宋代风格的城墙，南浦渡确有些相似）——码头下面，就是赣江的支流章江，它满盈涨饱，缓缓北流而去。

文天祥从南安上船，就开始了绝食，“闭篷绝粒始南州”。

先是赣江水路，经黄金市、赣州、泰和，诗作都以地名为题。他在囚船里再过惶恐滩时，面对着自己的如有神助的作品，面对着这作品孕育的风景，他即便感慨万千，也无法留下文字。

囚船过家乡吉州时，已经篷船绝食八天的他，身体一定很弱。但是更大的悲哀是，他已经觉悟到，自己求死不成。原来文天祥的计划是，南安绝食，死在家乡，正好埋骨桑梓，把此一生终结。诗中有一丝遗憾，致意只能从简了。“惟有乡人知我瘦，下帷绝粒坐篷窗”，“故园水月应无恙，江上新松几许长”。

赣江无情地北流不止，家乡抛在身后。隆兴府（南昌）过后，赣江流入鄱阳湖。文天祥一同入湖涉江，沿长江顺水而东，“泊船休上岸，不忍见遗民”。

在长江河道上，一路抒情自励，过了安庆府、池州，走完了自南粤开始的半数行程。直至抵达金陵，诗篇著录地点，留下了一幅逼真的路线图。

水路连续不断，离大江入运河，蜿蜒一线向着北方。真州、邵伯、高邮，终于到了山东。徐州、鱼台、东平，也许文天祥在江北乘船少于乘马：“野阔人声小，日斜驹影长”；但他的路线，一直沿着运河的堤岸。即使骑马，也能望见身旁的河道。“贪程贫问堠，快马缓加鞭。多少飞樯过，噫吁是北船。”

这是运河沿途的真实图画。若贪图车马速度，不必担心货物沉重，人可以用运河的水道。但是，人还是不能离了运河的路线。

最后的一段路，到了河北的大平原上。

在刚刚矗立起来的“大汗之城(Han Balik)”的南郊，一行人偏离了运河。军人和诗人渡过滹沱河，在清苑徐水一带小住。文天祥眺望着太行山，心情平静，等待着进入元大都的日子。一二七九(至元十六)年十月初一，文天祥乘马走过琉璃桥，被押解进都。

五

——本来是浏览文天祥的史事诗篇，我却慢慢读出了一个地理的道理：古代的交通，本质上要依仗水路。

陆路甚至渴水以成绝域的丝绸之路，虽然有，但却是不得已而行之。古代的一切运送承载、长旅近游，都不仅尽量靠近和沿着河床蜿蜒道路，而且尽量地直接利用最天然的路——河流。

河是最好的路，船是最大的车。九条牛两个虎能驮载多少？比不上一条船。一条通畅的河道能运输多少？能养活

一个王朝、能供给一场战争。

直至近代随着蒸汽火车与载重卡车来临之前，水道是最原始最基本的路、交通几乎就是河流的基本现象，衍续了多少朝代时间。铁道和高速公路是古典道路的破坏者；它们一出现，就背离了河道，与河流分道扬镳，最终它们消灭了古道路。

人总在无休止地修路。为了什么？为了路好。但只有水路光滑无坎坷，只有水路可得风推水浮之助力。哪怕上水逆流人拉纤拽，只有水路才能负重运载。一条顺流而下的驳船，胜过一队千辛万苦的骆驼。漕运、航行——古代运输与交通的根本，不消说，它更满载过不尽旅人的人生。

文天祥的诗稿里，似乎藏着一篇水路解。虽然他被锁在篷窗里，正在赴死途中。虽然他半途车马，并非全数乘船。但是他的诗提示我，梅关道，是一条贯通南北的大水路。

如此一条通道，其实只有梅岭才算是隔断了南北。梅岭上下有八十里，哪怕是运载着龙泉的瓷器、大食的明珠，越这道岭只能牛车驮拽。走在路上又不禁赞叹古人聪明：卵石垫硬路面，条石固牢卵石。一截一段，不窄不阔，盘旋山腰上，显着一股古风。

其次，理解这条路的关键，也全在梅岭。这条山岭耸立成边界，分开了珠江和赣江的两条水系。山岭两麓分别有一个水码头，可以猜想，古代的这两个码头上，都堆满了等待过岭的货物。它们看是翻山，其实瞄准山后的河道，目标一直远在北京南海。

南有南雄；从那里登船顺水，南下不远就是珠江，再出江，一直可以远行南洋大海。北有大庾；从南浦码头或东江

码头上船，只见水面宽阔，笔直对着赣江。从此一线水路，先入鄱阳湖再下长江，再从扬州大运河乘上内河乌篷船，然后就能纵贯中国，指向燕京了。

文天祥的逆旅提示了我们，梅关道，不仅只在粤赣之间。它是一条最古老也最便利的、贯通中国的南北水路。虽是水路，但也不拘一格。若没有货物，日期紧迫，那么舟行就不如马步了。

——咦，我这是读诗吗？

若这么读，到了末尾，还有什么好说呢？

我只是想，这样丰富的地理，不是任谁的诗作里都有的。

孩童的天真疑问，也是永远存在的：究竟谁是真正的诗人？

2000年斋月

檀木镇纸

去年在南方,终于见识了从小听说的滕王阁。

那天一同登阁的朋友中,有老书家某先生。眼望秋水长天,大家心情舒畅,我随口向老先生求教,从纸到墨,听他讲文房四宝的奥妙。

滕王阁已翻盖一新,阁中层层店铺林立。看见摆的镇纸光色新鲜,盘算是否也买一对。如今作家少文,个个的字都如鸡飞狗趴。我也一样,偶尔写字,怨笔赖墨,而且只有一把英吉沙匕首压纸。足踏着滕王阁的地板,心里寻思,这镇纸只卖十多块,不能说好,但是有落霞孤鹜的字儿,带回一对也算个纪念。

老先生却摇头,以为粗瓷生铜,不值一顾。他说江西书家的案上,没有这种次货,也不使菜刀压纸,镇纸多用檀木自制。我说我的字哪里要什么镇纸,砖头石头,有一块足矣。老先生沉吟半晌,说,我给你做一对吧。

囊匣装着的镇纸被捎来北京时,我正在读一个小说。

急忙掀开囊匣盖子,只见一双白润的檀木,静静躺在紫红的绒布里。真是性灵南国,书法家还做细木工!抚着满掌光洁,脑中现出柔润檀木划过宣纸的感觉。